

-36

郭紹虞編選
富壽蓀校點

清詩話彙編

詩學源流考

新城魯九皋山本

孟子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」自春秋迄戰國，又數百年，於是屈子興於南服，作爲離騷、九歌、九章之屬，以上繼風、雅、頌之音，其徒宋玉之徒和之，號爲楚詞。遭秦滅學，旋廢其業。漢興，大風、秋風之作，振起於上，於是小山招隱之詞，惜誓、九諫、九懷、九嘆之什，羣然並作，王逸審定其旨，並列騷學。而司馬相如、揚雄又沿其流，作子虛、上林、羽獵、長楊諸賦；東都班固、張衡繼之，而兩都、兩京等賦出焉。要其敷陳直敘，不失古人諷諫之意，故班固之兩都賦序曰：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自時厥後，賦學漸繁，沿及梁、陳、隋、唐，又有古賦、律賦之別，而賦遂與詩、騷不相比附矣。五言之興，或云始於蘇、李與十九首。梁昭明太子選十九首，係以無名氏。徐陵玉臺集，分其中六章爲枚乘作。劉勰文心雕龍則云：「孤竹一篇，傳毅之詞。」是十九首中，東西兩都，並有其人，而枚乘在陵、武之前，又不得云始於蘇、李也。大抵漢之五言，其意委曲詳盡，其詞抑揚宛轉，工於比興，切近事情，猶有十五國風之遺焉。然自唐山夫人有安世房中歌，而武帝立樂府采詩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風、雅、頌之音已備。蓋房中歌意擬周南，而義則取諸文王之什，是大雅之遺也。郊祀十九章學頌，鐃歌十八曲學小雅，其餘相和

曲、清調、平調、瑟調、舞曲歌詞、雜曲歌詞，皆風之遺也。故自漢以來，樂府而外，凡學士大夫之作，別爲徒詩，殆其音節與絲竹不相調歟？蜀漢之際，魏、吳並立，而曹氏父子擅制作才，子建尤爲傑出，多借樂府題以歌咏時事。其時孔融、王粲、徐幹、劉楨、陳琳、阮瑀、應瑒羣相景附，謂之「建安七子」。自後言詩者，奉爲大宗。魏既篡漢，晉旋代魏，典午之世，阮嗣宗之詠懷，其遺音也。及金陵既下，混一晉統，而陸氏機、雲入洛，與張華兄弟齊名，時稱「二陸三張」。而傅玄、潘岳，並擅時譽，然文采徒存，性真不附，詩道至此少衰。惟太冲詠史，景純遊仙，劉琨傷亂，頗能振興。迄陶公降生，以西山之節，師柳下之行，不激不隨，超然閑淡，時時歌咏其性情，而眞詩以出，風雅之盛，復嬾於建安矣。劉宋之奪晉祚也，晉臣謝靈運入焉，與其從叔父混、從弟惠連、瞻並名於時。其詩長於遊山，刻畫點綴，備極神妙。而顏特進、鮑參軍各以其能著。參軍之擬古諸作，實足與謝相伯仲，故後世並稱鮑、謝。及玄暉繼起於齊，又有大小謝之稱。梁繼齊統，何遜、沈約、范雲、任昉、江淹、柳惔、吳均一時並起。諸子之才，水部爲冠。休文審定音韻，特標五聲八病，遂爲律詩濫觴。自後陳有徐陵、陰鏗，北周有王褒、庾信。迨隋一南北，煬帝以英鷲之才，與羣臣唱和；而越公楊素尤爲挺出，薛內史雖負盛名，非其倫也。蓋自謝氏遊山，體尙排偶，詞工雕繪，雖在彼爲之，彌見古朴，而由此日趨日下，性情愈隱，至陳極矣。迄於隋，其復古之一機乎？蓋三漢、六朝之大略如此。其間柏梁之會，實肇七言，樂府中或雜其體。自參軍擬

白紵、行路難，始有專家。梁、陳以下，始有繼起，要亦無足稱者。唐承六代之餘，崇尚詩學，特命詞臣定律詩體式，制科以此取士。貞觀之際，王、楊、盧、駱號稱四傑，其詩多沿舊習。陳、杜、沈、宋繼之，格律漸高。而陳拾遺尤爲復古之冠，其五言古詩，原本阮公，直追建安作者。自後曲江繼起，浸浸稱盛。開元、天寶之際，篤生李、杜二公，集數百年之大成。太白天才絕世，而古風樂府，循循守古人規矩；子美學窮奧窔，而感時觸事，憂傷念亂之作，極力獨開生面。蓋太白得力於國風，而子美得力於大、小雅，要自子建、淵明而後，二家特爲不祧之祖。其輔二家而起者，有王維、孟浩然、高適、岑參、李頎、王昌齡、劉昫、裴迪、儲光羲、常建、崔顥諸人。而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，集沈千運、王季友、于逖、孟雲卿、張彪、趙微明、元融七人之作〔一〕，都爲一卷，其詩直接漢人。故論詩者至開、寶之世，莫不推爲千載之盛也。大曆而後，風格漸降，獨韋應物以古詩稱於時。其詩專師陶公，兼取謝氏，前人所謂「發穠纖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」，氣象近道，蓋卓乎不爲時域者也。其揚王、孟之餘波者，劉長卿猶不失雅正，而錢起次之。錢起與耿漳、盧綸、韓翃〔二〕、李端、司空曙、吉中孚、苗發、崔峒、夏侯審並稱「十才子」。然十子之中，不無利鈍，而足與錢、劉相羽翼者，惟郎士元、李嘉祐、皇甫冉兄弟。貞元、元和之際，韓文公崛起，以天縱逸才，爲起衰鉅手，詩繼李、杜之盛。而柳子厚獨傳騷學，亦宗陶公，五言幽澹綿邈，足繼蘇州，故世並稱曰「韋、柳」。輔韓文公而起衰者，孟郊、東野也；與柳州稱契者，有劉禹錫焉。其他元、

白、張、王之樂府，盧仝、李賀、劉叉之詭怪，姚合、賈島之艱僻，非不瑰奇偉麗，卓然成家，然於此道中別闢一境，遂爲旁門小宗矣。太和、會昌而下，詩教日衰，獨李義山矯然特出，時傳子美之遺；特用事過多，涉於濃滯，或掩其美。次則杜牧之律體，寓拗峭以矯時弊，猶有健氣。義山與溫庭筠、段成式並爲西崑體，然溫非李儔也。其餘皮、陸、許渾、馬戴、趙嘏、韋莊、羅隱、唐彥謙諸人，雖間有逸韻，靡靡無足觀；降而韓偓之香奩，風益下矣。蓋終唐之世，稱大家者，以李、杜、韓三家爲宗。古詩之得正音者，陳、張、韋、柳四家爲宗，而元結、沈千運諸人爲輔。律詩之稱正音者，王、孟二家爲宗，而高、岑、錢、劉諸人爲輔。此唐詩之大較也。若夫唐人樂章，多尙鋪張，不若柳子厚之唐雅二篇、鐃歌十二曲，爲足追古作者。而樂人所歌，又在諸名人絕句，如王之渙之涼州詞、王維之陽關三疊，其尤著者。其他朝廟應制諸詩，體崇鉅麗，固以唐初前後四子及燕、許諸人爲正云。唐風既衰，五代干戈之際，作者寥寥。宋初國祚雖定，文采未著，學士大夫家效樂天之體，羣奉王禹偁爲盟主。其後楊億、劉筠輩崇尙西崑，專取溫、李數家，摹倣於字句儷偶之間。及歐陽公出，始知學古，與梅聖俞互相講切。歐詩長篇多效昌黎，間取則於太白；梅則於唐人諸家，不名一體，惟造平淡。自此介甫、東坡相繼而起，山谷晚出，而與東坡齊名。於元祐之際，又有張文潛、晁无咎兄弟相爲羽翼，時稱「蘇門六君子」。東坡才大，汪洋縱恣，出入於李、杜、韓三家。山谷則一意學杜，精深峭拔，別出機杼，自成一格。呂本中嘗作江西宗

派圖，以山谷爲鼻祖，列陳師道、潘大臨、謝逸、洪芻、饒節、曾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錡、韓駒、李彭、晁沖之、江端本、楊符、謝邁、夏倪〔四〕、林敏功、潘大觀、何覲、王直方、僧善權、高荷，合二十五人，以爲法嗣，謂其源流皆出豫章。然二十五人，以詩聞於世者，不過數人，其餘未有聞焉。南渡以還，氣格卑約，獨陸放翁超然特出。顧此數君子，皆以長句見長，至如五言，則必以梅宛陵爲冠。次則末造之謝皋羽、嚴儀卿，猶存唐音。而谷音一集，多遺民逸士之作，足繼篋中之選。他若永嘉四靈之專學姚、賈，又其別出者也。金、元之際，元遺山猶傳東坡遺韻，次則劉迎差足羽翼。元初海內作者，推虞、楊、范、揭四人。道園自負其詩如「老吏斷獄」，允爲四家之冠。吳立夫萊後輩傑出〔五〕，筆力實足抗衡。此外則趙子昂之清逸，薩天錫之工緻，雖非正音，亦稱能手。至楊鐵崖以淹博豔麗之才，專學飛卿、長吉，作爲樂府，怪僻詭異，詩道中又增一魔障矣。明代詩家，最爲總雜。開國之初，青田劉文成以名世之英，出經綸之餘，形於歌咏。當其未遇，已見知於道園虞氏。道園稱其「發感慨於性情之正，存憂患於敦厚之言，體製音韻，無愧盛唐」。次則吳中四傑高季迪、楊孟載、張來儀、徐幼文，並有倡始之功。而是時劉子高崧起於江右，孫仲衍、黃起於嶺南，林子羽、鴻起於閩中〔六〕，又有張志道以寧、袁景文、凱相繼而作，可謂一時之盛。第舊體初變，掃除未盡，就中求其莊雅純淨諸體皆備者，其海叟乎？青丘才力雖大，歌行而外，他體不無元習；孟陽而下，抑又燕已。永樂以還，崇尚臺閣，迄

化、治之間，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，俗尙一變。但其新樂府，於鐵崖之外，又出一格，雖若奇創，終非正軌。嗣是空同李氏、大復何氏大聲一呼，海內響應，又得徐昌穀、禎卿、邊華泉爲之輔翼，稱弘治四傑。繼又益以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三人爲七子，是爲「前七子」。是時詩學之盛，幾幾比於開元、天寶，而李、何聲價，當時亦不啻李、杜。七子之後，則有祥符高子業、叔嗣，以深微妙婉之思，發溫柔敦厚之旨，粹然一出於正。繼之以皇甫子浚冲、子安濤、子循訪、子約濂兄弟，並溯源於建安及潘、左、鮑、謝諸家，不失五言正音。此外如薛君采蕙、華鴻山、蔡、楊夢山、巍〔七〕，雖才力或減數子，時有出入，亦其次也。嘉靖之初，李、何之風少熄，而王元美氏、李于鱗氏復揚其餘燼，與四溟山人、謝榛及梁有譽、宗臣、徐中行、吳國倫結社爲「後七子」，以振興風雅爲己任。當結社之始，稱詩選格，並取定於四溟。其後議論不合，于鱗乃遺書絕交，而元美別定五子，遽削其名。又有「後五子」，「廣五子」，「續五子」，「末五子」，廣至四十子，而四溟終不與。其實餘子皆無足稱，而七子之中，亦惟王、李、謝而已。前後七子，議論略同，其所宗法，皆在少陵以上，建安而下，唐以後書則置焉。其見非不甚善，特斤斤規仿，過於局促，神理不存。王、李之視李、何，抑又甚焉，故錢牧齋歷朝詩選極力擯之。然而當詩教榛蕪之日，其催陷廓清之功，亦何可少！至如昌穀、徐氏選擇精融，純乎唐音，皇甫兄弟獨見推獎，王敬美亦攜與高按察並稱〔八〕，謂「更千百年，李、何尙有廢興，二家必無絕響」，論斯允矣。卽四溟今體，工力深厚，不媿能手，又

何可以「七子」而譏之也？自是以後，詩學日壞，隆、萬之際，公安袁氏，繼以竟陵鍾氏、譚氏，歸一出，海內翕然宗之，而三漢、六朝、四唐之風蕩然矣。其間非無卓然不惑，如歸季思子慕、高景逸攀龍、李伯遠應徵、區海目大相、謝在杭肇淵、曹能始學佺諸君子者，力持風氣，然淫哇之教，浸人心術，論詩之害，未有烈於斯時者也。及陳臥子子龍奮臂大呼，少一轉變，論者猶以其不離「七子」面目爲憾。然大雅舉止，與侏儒之拜舞何如也？至嶺南屈翁山大均，五言直接太白，而陳元孝恭尹輔之，而有明一代之詩，至此終焉。蓋詩以言志，自虞書發其義，而三百篇窮其奧。漢人去古未遠，創爲五言，所作猶古風，故後之學者，以得五言爲正。五言之轉而七言，濫矣。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詩，抑又靡矣。然自能者爲之，則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而合於虞書言志之義。但或盛或衰，其出多歧，論者以爲玩物喪志之資，作者第以爲嘲風弄月之具，是以詩教愈隱，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。吾由漢迄明，其間得大宗五人焉：曰曹子建、陶淵明、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韓昌黎。其他支分派別，各有攸屬。匯而一之，以爲詩學源流考。

詩之宗派，卽文之經緯。紛紛綸綸中，一綫穿成，可謂金針度盡。而黜靈運於晉，不得並於陶；殿翁山於明，直上承乎李，尤爲獨具隻眼。南豐趙勉齋識

權衡諸家處，皆有來歷，其文氣充沛如江河。凡水之蓄洩分合，一以山石爲體，而行乎自然，蓋庶幾大觀也。徐南池評

校記

〔二〕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遜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七人之作「元融」元結篋中集作「元季川」。全唐詩元季川小傳謂「一云名

融，元結弟」。

〔三〕韓翃 原誤作「韓翊」，今改正。

〔四〕義山與溫庭筠段成式並爲西崑體 按李商隱、溫庭筠、段成式三人擅長駢文，因三人均排行第十六，時人稱三十六體。此云「西崑體」，蓋誤。又按北宋楊億、劉筠、錢惟演等學李商隱詩，有西崑酬唱集，時稱西崑體。

〔五〕夏倪 原作「夏傀」，據呂居仁江西詩社宗派圖及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改。

〔六〕吳立夫萊後輩傑出「萊」原誤作「未」，今改正。按元吳萊字立夫。

〔七〕林子羽鴻起於閩中「閩中」原誤作「關中」，今改正。按林鴻乃閩中福清人，爲「閩中十子」之冠。

〔八〕楊夢山巍「巍」原作「魏」，據列朝詩集及明詩綜改。按楊巍字伯謙，嘉靖進士，有夢山集，世稱楊夢山。

〔九〕王敬美亦攜與高按察並稱「王敬美」原誤作「王敬義」，今改正。按明王世懋字敬美，世貞之弟。

石
洲
詩
話

自序

自乙酉春迨戊子夏，巡試諸郡，每與幕中二三同學，隔船窗論詩，有所剖析，隨手剗小條相付，積日既久，彙合遂得五百餘條。秋間諸君皆散歸，又屆報滿受代之時，坐小洲石畔，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，因取前所剗記散見者，又補益之，得八百餘條。令諸生各鈔一本，以省口講，而備遺忘，本非詩話也。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，覃谿。

石洲詩話卷一

大興翁方綱

入唐之初，永興、鉅鹿並起，而鉅鹿骨氣尤高。

王無功以真率疎淺之格，入初唐諸家中，如鸞鳳羣飛，忽逢野鹿，正是不可多得也。然非入唐之正脈。

劉汝州希夷詩，格雖不高，而神情清鬱，亦自奇才。

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，明皇聞而掩泣，曰：「李嶠真才子也。」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，而一以爲將幸蜀登花萼樓，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；一以爲過劍閣下望山川，忽憶水調辭。二條小異。○漢武秋風辭，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。用其意而不用其詞，特爲妙麗。至老杜溪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，乃尤妙也。此卽詞場祖述，可覘古人之變化。

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，雖極工切，而聲律時有未調，猶帶齊、梁遺習，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。

薛少保「驅車越陝郊」一篇，卽杜詩所謂「少保有古風，得之陝郊篇」者也。「古風」，蓋指擬古詠懷之體。今觀此詩，依然阮公遺意也。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，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

格，直接古調耳。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，處處尋求古人門戶。

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，如劉生、驄馬、芳樹、上之回等題，後人即以平仄黏聯之體爲之，豈應別作律詩乎？在初唐人，則平仄又未盡黏聯者，尤可以不必分也。

伯玉感遇詩「朝發宜都渚」一章，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。後人作巫山高詩，皆不如此。

唐初羣雅競奏，然尙沿六代餘波。獨至陳伯玉，崑元英奇，風骨峻上，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。

伯玉薊丘覽古諸作，鬱勃淋漓，不減劉越石。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，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。

伯玉峴山懷古云：「丘陵徒自出，賢聖幾凋枯。」感遇諸作，亦多慨慕古聖賢語。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：「位下何足傷，所貴者聖賢。」正謂此也。今之解杜者，乃謂以「聖賢」指伯玉，或又怪「聖賢」字太過，何歟？

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，別具沉摯，此家學所由啓也。

沈雲卿龍池篇，大而拙，其勢開啓三唐，而非七律之盡善者。「盧家少婦」一篇，斯其佳作。沈、宋律句勻整，格自不高。杼山目以「射雕手」，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。

沈、宋應制諸作，精麗不待言，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。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，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。

盧鴻一嵩山十志詩，似是騷裔，而去騷却遠，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。

張燕公「秋風樹不靜，君子歎何深」，即杜之「涼風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」所本也；「洞房懸月影，高枕聽江流」，即「入簾殘月影，高枕遠江聲」所本也。杜於唐初前哲，大都攬其菁英，不獨原本家學。

曲江公委婉深秀，遠出燕、許諸公之上，阮、陳而後，實推一人，不得以初唐論。

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，謂「粵中自孫典籍以降，代有哲匠，未改曲江流風，庶幾才術化爲性情，無愧作者。」然有明一代，嶺南作者雖衆，而性情才氣，自成一格，謂其仰企曲江則可，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。曲江在唐初，渾然復古，不得以方隅論。

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，頗未精校，即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，其詞之俚，不知出誰附會。其金鑑錄之僞，則阮亭皇華記聞已辨之。

王尉灣詩句，張燕公手題政事堂。殷璠謂「詩人已來，少有此句」。至其終南山一篇，亦自超雋，非復唐初諸公平迤之製。

崔侍郎湜白鹿觀詩「捧藥芝童下，焚香桂女留」，即杜金華觀詩「焚香玉女跪，霧裏仙人

來「所本也」。芝童、「桂女」、「仙人」、「玉女」，皆以仙靈之類爲辭，不必確有所指。近時解杜者，頗穿鑿可笑。

讀孟公詩，且毋論懷抱，毋論格調，只其清空幽冷，如月中聞磬，石上聽泉，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，一洗而空之，真一快也。

崔司勳稟疾，有似俠客一流。

崔司馬國輔詩，最有古意。如「悵矣秋風時，余臨石頭瀨」，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？齊、梁遺音在唐初者，長篇則煩而易濫，短篇則婉而多風，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。

崔司馬樂府，殷璠以爲「古人不及」，然「下簾彈箜篌，不忍見秋月」，不如「爲舞春風多，秋來不堪著」；「故侵珠履跡，不使玉階行」，不如「畫眉猶未竟，魏帝使人催」也。其故難以言詮。○「故侵珠履跡」二句，阮亭以爲直用庾詩，然視庾尤巧矣。

盛唐之初，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，皆遒勁雄渾，少陵之嚆矢也。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，今其詩不傳。○丘庶子爲祖員外詠，則右丞之先聲也。

右丞五言，神超象外，不必言矣。至如「故人不可見，寂寞平陵東」，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。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？

今之選右丞五古者，必取「下馬飲君酒」一篇，七古則必取「終南有茅屋」一篇，大約皆自李

滄溟啓之。此元遺山所謂「少陵自有連城壁，爭奈微之識碣砮」者也。

古今詠桃源事者，至右丞而造極，固不必言矣。然此題詠者，唐、宋諸賢略有不同，右丞及韓文公、劉賓客之作，則直謂成仙；而蘇文忠之論，則以爲是其子孫，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尙在也。此說似近理。蓋唐人之詩，但取興象超妙，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。不必以此爲分別也。王荊公詩亦如蘇說。而崇寧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，乃曰「花下山川長一身」，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。○劉賓客之作，雖自有寄託，然遜諸公詩多矣。郭茂倩並取入樂府，似未當。

昔人稱李嘉祐詩「水田飛白鷺，夏木轉黃鸝」，右丞加「漠漠」、「陰陰」字，精彩數倍（二）。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。蓋李嘉祐中唐時人，右丞何由預知，而加以「漠漠」、「陰陰」耶？此大可笑者也。然右丞此句，精神全在「漠漠」、「陰陰」字上，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。

岑嘉州詩「忽思湘川老，欲訪雲中君」，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，與九歌原旨不同。

嘉州之奇峭，入唐以來所未有。又加以邊塞之作，奇氣益出。風會所感，豪傑挺生，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。

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，鍾退谷之論，阮亭已早辨之。然高之渾朴老成，亦杜陵之先鞭也。直至杜陵，遂合諸公爲一手耳。

李東川王母歌云：「若能鍊魄去三戶，後當見我天皇所。」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。然篇中